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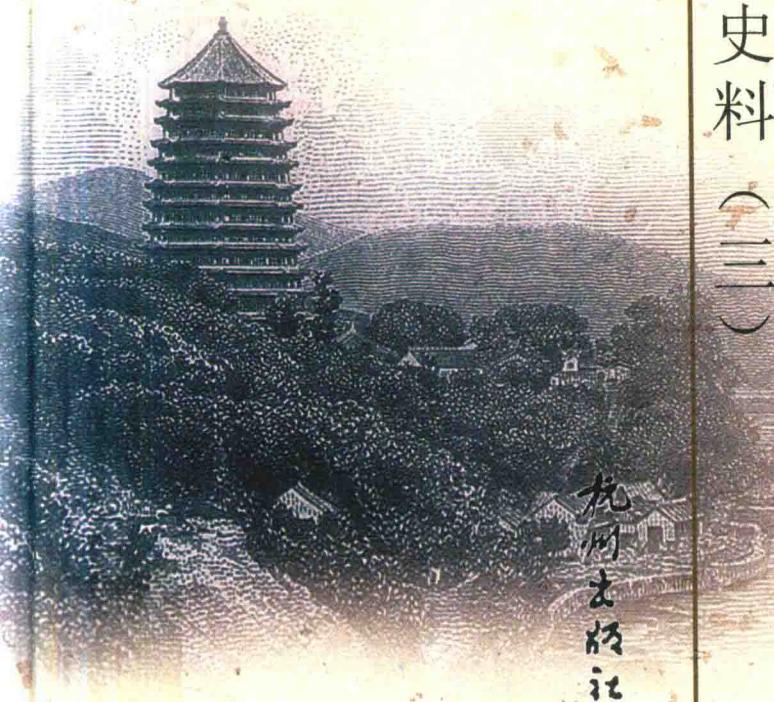
杭州全书

钱塘江文献集成

第11册 钱塘江大桥史料（三）

王国平 总主编

杭州出版社



杭州全书

杭州出版社

钱塘江文献集成

第11册 钱塘江大桥史料（三）

王国平 总主编

郑翰献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钱塘江文献集成. 第十一册 / 郑翰献主编. — 杭州 : 杭州出版社, 2017. 9

(杭州全书)

ISBN 978 - 7 - 5565 - 0446 - 6

I. ①钱… II. ①郑… III. ①钱塘江—文献—汇编

IV. ①K928.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03673 号

钱塘江文献集成(第 11 册)

钱塘江大桥史料(三)

郑翰献 主 编 徐吉军 副主编

策划编辑 杨清华

责任编辑 蒋晓玉

封面设计 王立超

出版发行 杭州出版社(杭州西湖文化广场 32 号 6 楼)

电话: 0571 - 87997719 邮编: 310014

网址: www.hzcbs.com

排 版 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38

字 数 760 千

版 印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565 - 0446 - 6

定 价 11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杭州全书编纂指导委员会

主任：王国平

副主任：许勤华 俞东来 徐文光 张建庭
董建平 顾树森 马时雍 陈新华
杜 卫 王金定 庞学铨 童 健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 云	王水福	王立华	王建沂
卢春强	朱 华	刘 翎	刘建设
江山舞	阮重晖	何 俊	应雪林
沈 翔	陈 跃	陈震山	金 翔
金志鹏	郑新浦	郑翰献	赵 敏
胡征宇	施永林	聂忠海	章根明
童伟中	詹 敏		



杭州全书编辑委员会

总主编：王国平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美君	马玉龙	马东峰	王 军	史宇光
刘 颖	江山舞	阮重晖	张炳火	张德平
陈 跃	陈耿忠	陈博君	杭天鹏	卓 军
卓 超	尚佐文	周黎明	郑翰献	胡红文
胡征宇	韩长来	傅浩军	童伟中	潘沧桑

钱塘江全书编纂指导委员会

郑翰献 施永林 马玉龙 毛根洪 王越剑
朱玉龙 李文钢 陈瑾 洪松法 胡洪志
郭 坚 童定干 谭 飞 周宝森

《钱塘江文献集成》编纂委员会

主编 郑翰献

副主编 徐吉军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 瑾 马 丁 王其煌 王翼奇 仇家惊
方永斌 石树芳 石晓波 朱睦卿 朱德明
杨清华 李志廷 李海静 吴 伟 汪林茂
陈一民 陈 伟 林正秋 林树建 林炳尧
郑 萍 周潮生 钟光明 俞顺年 顾志兴
顾希佳 袁 森 倪舒娴 黄天美 黄亚洲
曹中孚 曹海花 褚树青 褚梦琪 薛亚军
薛家柱 魏得良



杭州全书总序

城市是有生命的。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成长史，有自己的个性和记忆。人类历史上，出现过不计其数的城市，大大小小，各具姿态。其中许多名城极一时之辉煌，但随着世易时移，渐入衰微，不复当年雄姿；有的甚至早已结束生命，只留下一片废墟供人凭吊。但有些名城，长盛不衰，有如千年古树，在古老的根系与树干上，生长的是一轮又一轮茂盛的枝叶和花果，绽放着恒久的美丽。杭州，无疑就是这样一座保持着恒久美丽的文化名城。

这是一座古老而常新的城市。杭州有8000年文明史、5000年建城史。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杭州文化始终延绵不绝，光芒四射。8000年前，跨湖桥人凭着一叶小木舟、一双勤劳手，创造了辉煌的“跨湖桥文化”，浙江文明史因此上推了1000年；5000年前，良渚人在“美丽洲”繁衍生息，耕耘治玉，修建了“中华第一城”，创造了灿烂的“良渚文化”，被誉为“东方文明的曙光”。而隋开皇年间置杭州、依凤凰山建造州城，为杭州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此后，从唐代“灯火家家市，笙歌处处楼”的东南名郡，吴越国时期“富庶盛于东南”的国都，北宋时即被誉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东南第一州”，南宋时全国的政治、经济、科教、文化中心，元代马可·波罗眼中的“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天城”，明代产品“备极精工”的全国纺织业中心，清代接待康熙、乾隆几度“南巡”的旅游胜地、人文渊薮，民国

时期文化名人的集中诞生地，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湖山新貌，尤其是近年来为世人称羡不已的“最具幸福感城市”——杭州，不管在哪个历史阶段，都让世人感受到她的分量和魅力。

这是一座勾留人心的风景之城。“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天下景”，“壮观天下无”的钱江潮，“至今千里赖通波”的京杭大运河（杭州段），蕴涵着“梵、隐、俗、闲、野”的西溪烟水，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杭州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美不胜收，令人惊艳。今天的杭州，西湖成功申遗，中国最佳旅游城市、东方休闲之都、国际花园城市等一顶顶“桂冠”相继获得，杭州正成为世人向往之“人间天堂”、“品质之城”。

这是一座积淀深厚的人文之城。8000年来，杭州“代有才人出”，文化名人灿若繁星，让每一段杭州历史都不缺少光华，而且辉映了整个华夏文明的星空；星罗棋布的文物古迹，为杭州文化添彩，也为中华文明增重。今天的杭州，文化春风扑面而来，经济“硬实力”与文化“软实力”相得益彰，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齐头并进，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完美融合，杭州不仅是“投资者的天堂”，更是“文化人的天堂”。

杭州，有太多的故事值得叙说，有太多的人物值得追忆，有太多的思考需要沉淀，有太多的梦想需要延续。面对这样一座历久弥新的城市，我们有传承文化基因、保护文化遗产、弘扬人文精神、探索发展路径的责任。今天，我们组织开展杭州学研究，其目的和意义也在于此。

杭州学是研究、发掘、整理和保护杭州传统文化和本土特色的综合学科，包括西湖学、西溪学、运河（河道）学、钱塘江学、良渚学、湘湖（白马湖）学等重点分支学科。开展杭州学研究必须坚持“八个结合”：一是坚持规划、建设、管理、经营、研究相结合，研究先行；二是坚持理事会、研究院、研究会、博物馆、出版社、全书、专业相结合，形成“1+6”的研究框架；三是坚持城市学、杭州学、西湖学、西溪学、运河（河

道)学、钱塘江学、良渚学、湘湖(白马湖)学相结合,形成“1+1+6”的研究格局;四是坚持全书、丛书、文献集成、研究报告、通史、辞典相结合,形成“1+5”的研究体系;五是坚持党政、企业、专家、媒体、市民相结合,形成“五位一体”的研究主体;六是坚持打好杭州牌、浙江牌、中华牌、国际牌相结合,形成“四牌共打”的运作方式;七是坚持权威性、学术性、普及性相结合,形成“专家叫好、百姓叫座”的研究效果;八是坚持有章办事、有人办事、有钱办事、有房办事相结合,形成良好的研究保障体系。

《杭州全书》是杭州学研究成果的载体,包括丛书、文献集成、研究报告、通史、辞典五大组成部分,定位各有侧重:丛书定位为通俗读物,突出“俗”字,做到有特色、有卖点、有市场;文献集成定位为史料集,突出“全”字,做到应收尽收;研究报告定位为论文集,突出“专”字,围绕重大工程实施、通史编纂、世界遗产申报等收集相关论文;通史定位为史书,突出“信”字,体现系统性、学术性、规律性、权威性;辞典定位为工具书,突出“简”字,做到简明扼要、准确权威、便于查询。我们希望通过编纂出版《杭州全书》,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杭州的前世今生,发挥其“存史、释义、资政、育人”作用;希望人们能从《杭州全书》中各取所需,追寻、印证、借鉴、取资,让杭州不仅拥有辉煌的过去、璀璨的今天,还将拥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是为序。

王国平

2012年10月

钱塘江全书序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钱塘江古名浙江，亦名浙江或之江，她既是浙江的母亲河，也是我国东南沿海一条独特的河流。钱塘江干流从西向东贯穿皖南和浙北，汇入东海，与金华江、曹娥江、乌溪江、分水江、浦阳江等十余条主要支流，将众多的“明珠”——雄伟奇特的黄山、千岛罗列的千岛湖、“东南锁钥”的仙霞岭、万木参天的天目山、秀比天堂的西湖、著名古都杭州一一串缀起来，形成了一道秀美壮观的风景线。

钱塘江是我国最具有魅力的江河之一，她哺育着流域人民创造了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中华民族的五千年文明，钱塘江功不可没。早在1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建德人”就已生活在寿昌江畔；新石器时期，有距今12000—8000年的“上山人”，及距今约8000—7000年的“跨湖桥人”，分别在江畔创造了“上山文化”和“跨湖桥文化”；古越人凭借钱塘江，创造了“越文化”，考古发掘证实古代的河口滨海地带是越文化发源地；在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发现，距今约7000年前已有水稻种植，距今五六千年前已有了水井，说明那时已有灌溉农业和生活供水设施；“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遗址的发掘和发现也都证明，钱塘江流域和杭州湾两岸是中华民族文化发祥地之一。

钱塘江流域治水历史悠久，流域人民为治理开发钱塘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流传着许多可歌可泣的治水故事，留下了极其丰厚的

历史文化遗产。钱塘江流域名人辈出、群星璀璨的人文画卷，与秀美壮观的天然山水画卷互为映衬，相得益彰，交相辉映。

我国自古重农，举凡“水利灌溉、河防疏浚”，历代无不列为首要工作。生活在钱塘江流域的先民们亦着力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和水运。相传虞舜遣禹治水，疏九河，建农田沟洫；越王勾践在今绍兴境内筑富中大塘和吴塘；东汉卢文台在金华白沙溪上筑三十六堰，为流域最早的梯级引水工程，至今仍灌溉着金华、兰溪一带农田；东汉会稽太守马臻主持筑堤而成鉴湖，为流域最早的大型蓄水灌溉工程，潴三十六源之水，灌溉农田九千余顷。

钱塘江河口北岸为太湖平原，南岸为宁绍平原，地势低平、河网密布、土地肥沃、交通便捷，是江南的“鱼米之乡”、“丝绸之府”，也是历代王朝财赋主要聚敛之地。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勤劳智慧的钱塘人民，凭借钱塘江独特的地理优势，尤其是河口地区临江濒海的水土之利，经过几千年的不断开拓和辛勤经营，终于已将钱塘江流域发展成为一方繁荣昌盛、富甲天下的宝地。如今，这片地处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南翼的宝地，则已成为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沪、杭、甬三大城市环抱之中的一个美丽富饶的“金三角”；并在素有“文化之邦”、“丝绸之府”、“鱼米之乡”之称的盛名下，又博得了一个“旅游胜地”的美誉。

唐代刘禹锡在《浪淘沙》中用“八月涛声吼地来，头高数丈触山回。须臾却入海门去，卷起沙堆似雪堆”，写出了钱江涌潮的壮观气势。以“一线潮”而被誉为“天下奇观”的钱江大潮，令千百年来无数名人墨客为之倾倒，但其“滔天浊浪排空来，翻江倒海山为摧”的破坏力却又极大。为范束江水海潮，先民们在久远的年代就已开始在钱塘江修筑古海塘。现存较早的记述，有春秋时范蠡围田筑堤、东汉初会稽郡议曹华信募土筑防海大塘等。古海塘正史记载始于唐代，及至明代，明嘉靖年间黄光升在

海盐创筑五纵五横鱼鳞石塘，犹如水上长城，屹立于大江南北。清代更用胶灰拌米法砌筑，桐油石灰麻丝嵌缝，再加铁件联结，成为钱塘江河口抗御涌潮和巨浪的主要塘型。古代劳动人民以其无比的勤劳智慧，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海塘建筑的奇迹，值得我们引以为自豪。先人求生存发展，修筑海塘，筑塘围涂，造就了经济与文化繁荣的人间天堂，开辟了富庶的天下粮仓。如今的海塘，强调与大自然的协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站在钱塘江边，看到江水浩浩荡荡奔涌而去，我们更深深地感受到新时代脉搏的激烈跳动，更深深地体会到新时代的发展潮流不可阻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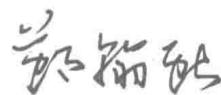
观沧桑巨变，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21世纪，杭州正由“西湖时代”向“钱塘江时代”迈进。钱江新城，就是杭州城市新千年发展的龙头工程，引领杭州从“西湖时代”走向“钱塘江时代”的主标志，使杭州的城市格局由“三面云山一面城”演变为“一江春水穿城过”，美丽天堂的大都市梦想、国际化CBD梦想、城市新地标梦想也都将在这里一一实现。钱江新城，已成为杭州城市文化从“精致和谐”走向“大气开放”的奠基性工程。

建筑规划大师沙里宁说过：“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从中可以看到它的抱负。”10年来，钱江新城这本已经渐渐打开的书，不仅用高起点规划，描绘城市的美好蓝图，彰显城市的文化品位，用高标准建设，打造世纪精品、传世之作，用高强度投入，创造城市美好的人文环境、生态环境，用高效能管理，营造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共建共享生活品质之城，向世人展示了她的雄姿和抱负；同时也为当前方兴未艾的城市学研究的开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宝贵的经验。为此，作为钱江新城的建设者和管理者，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管理委员会还专门成立了杭州市城市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机构——杭州钱塘江研究院。

杭州市城市学是研究、发掘、整理、保护杭州传统文化和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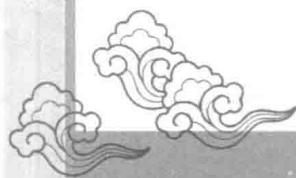
土特色文化的综合性新兴学科，钱塘江学是杭州市城市学的重点分支学科之一。为了配合杭州市城市学研究中心开展工作，切实完成各分支机构所承担的“通史+文献集成+丛书+辞典+研究报告”的系列图书编纂任务，杭州钱塘江研究院组织力量，制订规划，启动了《钱塘江全书》的编纂工作，并陆续推出了一批研究成果。钱塘江学涵盖范围很广，囊括了自然、历史、社会、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医卫等领域自古至今的众多研究项目和课题。编纂《钱塘江全书》的目的，就是为了研究、发掘、整理、保护和弘扬钱塘江流域的传统文化和特色文化，不断夯实钱塘江学的学术研究基础，努力将钱塘江学打造成为一座融古汇今的珍贵文化宝库，使钱塘江学这一杭州城市学的重点分支学科，能在推进“软实力提升”战略，推进杭州网络化大都市建设，推进杭州文化名城建设，推进杭州由“西湖时代”迈向“钱塘江时代”的历史进程中，充分发挥其“存史、释义、资政、育人”的独特作用。

我们深信，随着钱江新城建设事业的更大规模发展和钱塘江学研究成果的不断增多，钱江新城这本已经渐渐打开的书，一定会增添更多精彩的新篇章，一定能书写得更加璀璨辉煌。



2016年7月

(郑翰献，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管理委员会主任)



钱塘江文献集成(第11册)

钱塘江大桥史料(三)

郑翰献 主 编

徐吉军 副 主 编

茅玉麟 本册主编

钟光明 本册编著

前　　言

钱塘江是我国东南沿海一条非常著名的河流，在我国古代的地理名著《山海经》中称为“浙江”，后更名为“浙江”。它是浙江省的第一大河，钱塘江以北源算河长 588.73 公里，以南源算河长 522.22 公里，浙江省内流域面积 44014.50 平方公里。浙江省省会城市杭州市便位于钱塘江的下游。

钱塘江是一条非常独特的河流，其“滔天浊浪排空来，翻江倒海山为摧”的气势，蔚为壮观，名闻世界，并由此形成了弄潮和观潮的风俗。历来文人对其发出了无数的赞叹。东晋画家顾恺之撰有《观潮赋》。北宋词人潘阆的《酒泉子·长忆观潮》词，更是一首传世名作，词云：

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
弄涛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尚心寒。

钱塘江又是浙江省的母亲河，这里是浙江文明的摇篮，在中华文明及世界文明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在距今约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新安江支流寿昌江畔便出现了“建德人”活动的踪迹。此后，距今八千年历史的跨湖桥文化、七千年的河姆渡文化、四五千年的良渚文化，相继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史前文明，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稻作文明、舟船文明、玉器文明以及干栏式建筑、水井、漆器和瓷器等，都诞生于此。这里还是世界冲浪运动和金鱼文化的发源地，而钱塘江捍海塘更是被世人誉为中国古代除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之外的第三大人工工程。此外，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建造的第一座铁路大桥——钱塘江大桥，新中国建立以后的第一座自己设计和自制设备的大型水力发电站——新安江水电站，等等，也都诞生在这里。

众所周知,杭州是一个“五水共导”的城市,这五水便是江(钱塘江)、河(京杭大运河)、湖(西湖)、海(钱塘江入海口)、溪(西溪),而钱塘江在杭州历史上便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在航运、水产等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春秋时期越国大夫范蠡在今钱塘江河口南岸萧山西兴附近建筑的固陵军港,其建港时间之早、规模之大,在中国古代海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东汉初会稽郡议曹华信发动民众兴筑的钱塘防海大塘,是我国最早见诸文献记载的海塘。北宋时,杭州更是与广州、泉州、明州并列为全国四大对外贸易的海港,通过钱塘江,沟通了与日本、朝鲜、东南亚和南亚各地的联系。南宋时的杭州港,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做过封建王朝都城的港口。

钱塘江的文献记载,始于约写于战国时期的庄子《南华经》:“自制河以东,苍梧以北,莫不厌若鱼者。”而《咸淳临安志》引庄周语:“浙江之水……涛山浪屋,雷击霆砰,有吞天沃日之势。”西汉司马迁所著的杰作《史记》,在其书的《秦始皇本纪》中也有秦始皇渡浙江至会稽的记载。东汉哲学家王充还在《论衡》一书中对钱塘江涌潮作了非常科学的论述。但专门记载有关杭州地区钱塘江的著作却迟至唐代,其时浙东人窦叔蒙撰写了《海涛志》(又称《海峤志》)一书,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潮汐专著,推算潮汐周期值与现代相差无几;创“涛时图”以推算涛时,这比英国“伦敦桥涨潮时刻”早了400多年。北宋时,明州(今浙江宁波)知州燕肃绘《海潮图》,并著《海潮论》,阐述海潮潮候和钱塘江涌潮成因,首次指出钱塘江涌潮是由于“下有沙潭(今称沙坎)”所造成。庆历四年(1044),丁宝臣撰《石堤记》(又名《重修石堤记》),记述杭州知州杨偕、两浙转运使田瑜重筑杭州石堤事。嘉祐元年(1056),将仕郎吕昌明重定浙江潮候表,这是全世界现存最早的潮候表。到明清时期,专门记载有关杭州地区钱塘江的著作更多了,如明代仇俊卿的《海塘录》,清钱文翰的《捍海塘志》,清孙峻的《六和塔志稿》,清周春的《海潮说》,清俞思谦的《海潮辑说》,等等。与此同时,有关对杭州地区钱塘江的研究也开始兴起,如明陈善的《捍江塘考》、《海塘考》,清阮元的《浙江图考》、清王国维的《浙江考》,等等。到民国时期,有关杭州地区钱塘江的文献和研究,就内容而言,较之过去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形式

也更加丰富多彩,既有文稿,也有摄影集、画册等。其代表便是佚名编著的《浙江省海塘志略》,朱楔的《浙江海塘建筑史》,周天放、叶浅予编著的《富春江游览志》,钱塘江工程处编著的《钱塘江桥筹备报告》、《钱塘江桥工程说明》、《钱塘江桥开工纪念册》、《钱塘江桥工程摄影》,钱塘江海塘工程局编的《浙江省钱塘江海塘工程局民国三十五年度工程计划书》,杨建撰的《钱江水底隧道计划》,等等。

为了推动钱江新城的建设,抢救和保护钱塘江的文化遗产,推进钱塘江历史文化等学科的研究,深入挖掘与弘扬钱塘江文化,打响钱塘江这一品牌,为开创复古传承、和谐大气的“钱塘江时代”提供强大精神动力,杭州市钱江新城管委会研究决定,立即上马大型文化研究工程——钱塘江学研究,编纂出版大型系列全书——《钱塘江全书》,《钱塘江文献集成》便是其中之一。

但要编纂一部高质量的《钱塘江文献集成》,并非一件易事。首先,我们碰到的便是对其收集范围的界定。就内容而言,有些书并非全部反映杭州钱塘江,但其主要内容与杭州钱塘江有关(如方观承等编纂的《两浙海塘通志》),为了保持文献的完整性,我们也予以收录。有些书全部反映杭州钱塘江流域某些地区的全貌(如杭州地区历代的府志县志等),但考虑到各地均要编纂相应的文献集成,故此我们一般不予收录。就地域而言,今日属嘉兴地区的海宁市,在历史上长期属于杭州地区,故其相关的一些文献我们也择要收录,以供大家研究之用。其次,这些文献散布于海内外的图书馆及收藏家手中,故其收集极其困难。有些文献由于保存不善,破损严重,有些文献或因印刷不佳,或因是手稿本或手抄本,字迹模糊不清,辨认极为不易,有的甚至是错别字连篇。这些均增加了整理工作的难度。对此,我们是择善而从。再者,由于时间非常仓促,加之条件和水平有限,编纂不当之处在所难免。为此,我们恳求方家赐正,俾使重版时得以修正。

徐吉军

2016年7月